



战士在故乡

冰 夫 著



战士在故乡

· 六 ·

战 士 在 故 乡

(独 幕 剧)

冰 夫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战士在故乡

冰 夫 著

中國戲劇家协会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32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1 $\frac{5}{8}$ 紙張 5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4000

定價(5)0.17 元

人物：

乔明刚——二十五歲，轉業軍人，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

乔老田——五十多歲，乔明刚的父親。

乔大娘——五十多歲，乔明刚的母親。

凌秀蘭——二十二歲，合作社會計，乔明刚的未婚妻。

于正本——三十五歲，合作社副社長。

馬二孀——四十多歲，合作社社長。

李春輝——三十九歲，單幹農民。

時間：

一九五三年。

地點：

山東某農村。

第一場

時間：夏季黃昏。

地點：乔老田家。

佈景：普通農民房屋。左邊門通有鍋灶的外間；右邊的門通裏間。屋裏放着一張方桌、幾張條凳和椅子，牆上掛着乔明刚在部隊時的立功喜報和獎狀。牆角堆着農具等傢什。屋子正面偏右處是一方形大窗，透過窗戶望去，可見外面遼闊的原野和起伏的遠山。

暮啓時，乔大娘在摺疊着剛洗過的衣服，有時用針線縫縫。衣服中多數是穿舊的軍裝。片刻，乔老田從裏間走出，悶聲不响地坐在一邊，像有滿腹心事無法傾吐一樣，狠狠地吧嗒着煙袋。

乔大娘 (翻弄着衣服) 这軍裝眼看就穿成麻花了, 真沒法再補……(順手拿起針線來縫。)

乔老田 那就把它拆扒拆扒納鞋底吧, 家裏又不缺衣穿。

乔大娘 不, 明剛就愛穿軍裝, 他還要留着穿哩。

乔老田 (埋怨) 你竟信他擺活! 他听过老人的幾回話? (嘮叨地) 他剛來家時, 我就對他說: 明剛, 你出去七八年了, 如今轉業回來, 該琢磨琢磨把家治兴旺些, 把日子過舒坦點, 也讓老的享兩年福。可他倒好, 家裏事撂下不管, 人家的事偏要去問, 整天在外窮忙活, 好像滿莊子裏就數他這棵樹高。

乔大娘 這不能怨他! 副支書是大夥兒選的; 合作社社長也是大夥兒推的。

乔老田 要不是他樹大好招風、盡逞能, 人家會選他?

乔大娘 你盡挑剔, 我知道你想讓他走。

乔老田 就是! 我不能讓他在家給我惹事生非。

乔大娘 (生氣地) 哼, 你的心比烏炭還黑, 親生兒子都不願讓他留在家。

乔老田 這又不是我逼他走。(磕打煙灰) 出去是好事。早先他寫信給路部長, 要在工廠裏找個事做, 這次人家給找好了, 來信催快去, 他当晚還答應去, 可一覺睡醒, 又忽的不想去了。真不知哪股風把魂吹走了, 辦事這樣沒影子。

乔大娘 (不以為然地) 不去也好, 我正不割捨他走哩。在外顛踉七八年了, 甚麼罪沒遭受! 如今負傷回來, 身子骨這樣

弱，還讓他去奔波，你就不心疼？

乔老田 哎！你这老娘們真不懂事，出去上工廠練達兩年，不比在家扛鋤頭弄泥巴強？要不是上級照顧轉業軍人，怎麼能找上這事？可他偏偏不去。

乔大娘 不去就不去唄，在家侍弄個莊稼活也不離。

乔老田 (氣憤地站起)你知道個啥？合作社眼看就要垮台了，別人退都來不及；他偏偏硬逞能，要去代理社長。這不是自搬磚頭自磕腳，吃飽飯撐的！

乔大娘 (想說什麼，但沒說出)就你好……

凌秀蘭從外面喊着急入，手裏拿着一封信。

凌秀蘭 明剛！明剛！（推門見乔老田和乔大娘在屋，一窘，不好意思地走進來，低聲）大叔，大嬸……

乔大娘 秀蘭，快來坐坐。（指信）這是寫給誰的信？

凌秀蘭 明剛的信，是我哥哥從部隊上寄來的。他到哪去了？

乔大娘 出去半天啦，頭疼也不肯在家歇歇。

乔老田 這家他還能蹲住？連飯都不來吃！

凌秀蘭 (把信藏入口袋)供銷社陳同志來了，社裏一個錢也沒有；正本哥也愁的沒法，叫來找他。

乔老田 巧媳婦難做無米飯。他能有什麼辦法？

凌秀蘭 真急人，請他等幾天也不行。陳同志說：肥田粉是春上貸給的，如今過了麥收，要結賬了。

乔老田 你沒到信貸社去看看？

凌秀蘭 不行呀！上次就去貸過一批了；这回人家還肯再貸給咱？……

乔老田 那就把社裏的小豬兒和小羊羔賣淨，好还人家債。

凌秀蘭 那哪行！豬和羊都那麼小，能賣幾個錢？

沉默。

乔大娘 (煩悶無聊) 老天這麼悶熱，就是不下雨。

沉默。

乔老田 实在不行，把傢巴什統統賣了，湊錢还人家。咱們就分開各自幹，像从前一样。

凌秀蘭 (吃驚地) 傢具賣了？分開各自幹？那社不垮了？

乔老田 不垮还有甚麼办法？

凌秀蘭 (思索) 能有办法，我去找明剛。(欲走。)

乔老田 秀蘭！不是大叔講你，你可別跟他們乱吵吵。如今家裏不像从前了，又不缺吃少穿，你还忙活甚麼呢？

凌秀蘭 大叔！互助合作，增加生產，是我們青年团员的任务，怎能不忙呢？

乔老田 (略帶不滿地) 你这也是跟明剛学的，講話尽講字眼啦。

凌秀蘭 这都是实話。(欲走，又回) 大叔，你可別对社沒信心。你忘了咱成立社的時候，縣上路部長、區委李書記都說過：这是咱區第一个社，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他們还說，以後咱还要慢慢改成社会主义性質的大社哩。

乔老田 話好講，事难做。如今哪个当幹部的不会宣傳，你就信以为真。

凌秀蘭 不，書上也这样講：办合作社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是讓大家夥生活过得富裕。

乔大娘 都說社会主义的日子美、好过，要真到那一天可就好

啦。

乔老田 半夜起來等鷄叫，还早呢。

凌秀蘭 快啦。今头晌明剛还跟我研究來，他說上級早講过，我們多加一把勁，社会主义就早來一天。

乔老田 你別听他瞎喳喳！他是拿着紅棗当火吹的人。上級點派他開步走，他恨不能拚命跑才行。

凌秀蘭 不，如今社裏人都挺擁護他。

乔老田 就这我还没撈着訓斥他哩。秀蘭，你可千万别跟他学；他是見哪条道扎脚，偏要走哪条才痛快。我三番五次劝他到工廠去，他偏要留下來当社長。

凌秀蘭無語。

乔老田 我早就看透啦，親生爺們弟兄在一塊，还要吵吵着分家哩；合作社這麼多人蹲一起，还能少打了麻煩？少吵了架？早晚也免不了散夥！

凌秀蘭 不，人家苏联的集体農莊都是大夥在一道。

乔老田 苏联是苏联！中國是中國！

凌秀蘭 那咱們东北、河北，也都有呀！

乔老田 都这样說，可誰見過呢？秀蘭，你还年輕，还不懂得当家过日子的事情，听老人的話沒有錯。

凌秀蘭 嗯……

乔老田 得空你劝劝明剛，还是出去幹工廠好，省得当这个社長，挨罵遭罪！你看，如今才幹六天，这不，供銷社要錢來找他，打井要找他，馬婆子退社也要找他，以後这怎麼得了！还是劝劝他不要幹才好。

凌秀蘭 看着瞧吧。我这就去找他。(下。)

乔老田 (注視着凌秀蘭的背影，轉身向乔大娘) 秀蘭这孩子也学的跟明剛一样，不如从前听话了，開口閉口全是新名詞。

乔大娘 人家誰像你這腦筋，三棒子砸不開，一句新話聽不進！

乔老田 哼！這些年輕人，沒挨過飢困，不知那苦處。合作社眼看就成紙糊燈籠了，還能經得起風吹雨打？還能不垮台？

乔大娘 前黑夜開過會了，怎麼還這樣亂呢？

乔老田 光開會能頂啥用。今年麥子打的一畝地不到二斗；如今又二三十天不見雨水，秋莊稼都搭拉着腦袋要旱死啦，還揸着這麼多飢荒要還，怎能不亂？

乔大娘 這都是黃興財當社長害的咱。

乔老田 可不！去年冬天才成起來，就又買馬拉步犁，又買肥田粉，又蓋馬棚、砌豬圈、弄羊欄，說不上怎麼好了，拉一屁股飢荒；如今，馬又牽回自家去養了，棚子塌了，豬圈倒了……哼！增產！過好日子！我看，飯碗掉不到地下就是好事，還能怨人家退社！

乔大娘 人家退社，你打算怎麼辦？

乔老田 我自有好算盤，不用你給我撥小九九。你幫着勸勸明剛就行，叫他不要當這倒霉的社長，還是到工廠去好。

乔大娘 你自己去說吧，我不管。我還要隨着大夥兒往地裏澆水去哩。(收拾好衣服，向外下。)

乔老田 這個老娘們，真他媽糊塗！（從牆上取下草帽，欲走。）
乔明剛上。他穿着洗得發了白的軍裝，戴着軍帽，整潔而清

新。他的談吐和舉止，處處都流露着軍人特有的才幹與氣魄。

乔明剛 爹，你沒有下地？（脫下帽，握着。）

乔老田 （情不自禁地停步）沒有。這半晌你到哪去來？

乔明剛 我在工地上打井，又到各生產隊繞了一趟。

乔老田 剛才供銷社來要錢，秀蘭找你好半天。

乔明剛 我碰上她了。

乔老田 社裏沒錢還人家，你準備怎樣搞？依我看快把這個社長辭掉，到工廠去幹吧！那多乾脆，多省心！

乔明剛 不！怎麼能碰上困難就臨陣脫逃呢？

乔老田 （不滿意地）那你能有什麼辦法？

乔明剛 我尋思把咱家存銀行的錢，投資到社裏去，先度過這陣難關再說。

乔老田 那不行！那一百萬是今天攢、明天湊，好不容易存起來的。準備着秋後給你和秀蘭辦喜事用哩，你怎麼能拿它去替合作社還賬？

乔明剛 爹，到秋後糧食打下來，合作社就有錢啦。

乔老田 那也不行，萬一秋收不好，怎麼辦？這不能全由你們。

乔明剛 （解釋）爹……

乔老田 （訓斥地）明剛，你今年二十五歲了，也該知道當家過日子道道啦。這錢，是咱全家起早貪黑，水裏爬、泥裏滾，用汗珠子從莊稼地裏掙來的，怎能眼睜睜地把它往水裏扔！

乔明剛 這是怎麼說？合作社到時候會還咱的。

乔老田 哼！合作社眼看就要垮了，你還這麼死心眼，真不知甚

麼東西迷住你了！(停頓)這錢，你不辦喜事，我還有別的
用處，死活不能往外借。

乔明剛 (想說甚麼，但壓抑地忍讓着)那你就看着社裏為難嗎？

乔老田 (緩和地)明剛，你在隊伍裏革命這些年，知書識理，辦事
懂得是非。這次上工廠是你自個要求的，人家路部長
好不容易給你找個事，還不是为了照顧你，你不去能像
話嗎？

乔明剛 爹，不是我不願去呀！你想，我怎能眼看着合作社垮台
不管，就抽身去工廠呢？

乔老田 合作社垮了，怨一千個人，也怨不着你。你從前又不當
理事，又不當社長；如今還是自個要挺身出來代理社長的。
的。

乔明剛 不能那樣說。我是黨員，是副支書，就要對這些事負
責。我把這情況告訴路部長，他會同意的。

乔老田 他同意，你也不能留在家整天扛鋤頭翻泥土，流汗遭
罪，像我一樣一輩子沒出息。

乔明剛 爹，這就錯了，勞動是光榮的。再說，我到工廠去是幹
工作，在這裏也是幹工作。如今這裏正需要人，不是正
該留在這裏嗎？

乔老田 說這些有甚麼用，大道理也不能拿着當飯吃。
于正本急上。

于正本 明剛，錢怎麼樣啦？

乔明剛 爹！社裏這陣用急，還是你把咱的錢……

乔老田 錢，我家留着要用，不能借。

于正本 那怎麼辦？供銷社老陳還在社裏等着哩！

乔明剛 (生氣)不用愁。走，咱再另想办法去。(与于正本欲下。)

凌秀蘭上。

凌秀蘭 你們到哪去？

于正本 籌劃錢去。你跑出來，老陳呢？

凌秀蘭 他等不及，先到柳格莊去了。他叫把錢拾弄好，明早他來拿。

于正本 (輕鬆了一下)好，好！

凌秀蘭 好甚麼？要賬的才走了，馬二嬸又來跟着腕上轉啦，非嚷嚷着出社不可；經她這一折騰，後街上王名才、李老本、大双家也都跟着嚷嚷要退社。

于正本 這些人是成心搗亂，一步緊逼一步，非把社逼垮了不熨貼！

乔老田 (插上一句)人家要想退，就讓人家退吧。

于正本 你退、他退，那不就散夥了？

乔明剛 (沉着地問凌秀蘭)你沒跟馬二嬸他們解釋解釋？

凌秀蘭 甚麼都說了。我還告訴她，社裏正在打井抗旱，有水就有莊稼。可任你把嘴磨破，他們不聽也是白搭。你還沒听馬二嬸說的那個難听勁哩！

于正本 她說甚麼？

凌秀蘭 她說合作社成心坑人！如今天這麼旱，莊稼苗眼看點着火了，誰也不來管啦。

于正本 (氣憤地)她這是胡扯八蛋！她真退，讓她退好了。

凌秀蘭 讓她退，那後街上王名才、大双家那些戶呢？

于正本 退！退！誰願意退，誰退！大夥兒都退了，咱更省心。
讓他們這些戶去單幹！去冒尖！去買田置地！

凌秀蘭 那哪行？

乔明剛 正本，發火沒有用處。越在這種時候，當幹部的就得越
要沉着，越要耐心！

于正本 好！沉着，耐心！可錢呢？能“耐”了錢來嗎？

沉默片刻。窗外响起李春輝喊乔老田的声音。

李春輝 (內聲)老田叔！老田叔！我回來了。

乔老田 (从窗口向外)好！春輝，我馬上就來。(轉身向乔明剛)明剛，
如今社裏搞的這樣，你还是出去幹工廠吧，別再三心二
意啦。(欲走，又回)那錢你可千萬別動，家裏還要留着
用哩。(下。)

凌秀蘭 明剛，是大叔不肯借？

乔明剛 嗯！

于正本 这老头真少有，一个錢都想摺出水來。怎麼辦？明早
老陈就要來了，拿甚麼給他？

众人深思。

乔明剛 再和別人借一借呢？

于正本 找誰借？

凌秀蘭 (愁，想)实在弄不到錢，咱們就派一個人到縣委找路部
乔明剛 長去，請他再幫咱想點辦法。

于正本 对！办社時候路部長還說過，叫咱有困难去找他。

凌秀蘭 怕是不行吧？春上，那批肥田粉，就是路部長幫咱貸
的，現在咱還沒還上。人家銀行還肯再貸？

于正本 不管怎样，还是去一趟好。明剛，你看讓誰去合適？

乔明剛 (注視着凌秀蘭) 秀蘭去吧！

凌秀蘭 不，我不去！

乔明剛 这是緊要的事，为甚麼不去呢？

凌秀蘭 不去就是不去唄！俺平時說話还張口結舌哩；見了那些大幹部就更說不出話來啦，那不把事情給弄糟了！

于正本 別說瞎話啦。堂堂的高小畢業生、妇女主任，不会講話？平時開妇女会，怎麼一發言就半个鐘头呢？

凌秀蘭 那是對左鄰右舍，拉拉家常；这是去幹甚麼？

乔明剛 不要緊！有我寫好的信，你拿去交給路部長就行。再說，你是會計，又是青年團員，也應該从各方面鍛鍊鍛鍊；要不然老是个新兵，听見槍声就害怕，哪能打仗……

凌秀蘭 (笑) 別又來你那当兵的一套啦！有信，我就去。可是，你什麼時候寫的信啦？

乔明剛 自己的事，心裏还能沒个数！陈同志不來，咱也得想法还呀。再說打好井貸水車，不也得找他？(準備去拿信，抬頭看看窗外，又停住) 喲！太陽快落山了，怕赶不回來就黑天啦，还是明天起早去吧。

凌秀蘭 黑夜有月亮，怕甚麼？早办妥早省心。

于正本 对呀！早把錢拿來，把水車貸來，也讓大夥兒早吃个定心丸。

乔明剛 行，那就騎个脚踏車去，好快一點。(从牆上掛的皮包裹拿出信來，交給凌秀蘭) 这信交給縣委張書記、路部長都行。社裏的情況，我自个兒的情況，都寫上了，詳細的你再

和他們拉拉。

于正本 明剛，貸水車的事，你也寫上啦？

乔明剛 寫上了。這封信主要就是为了這個事。

于正本 那好。秀蘭，咱們打井的等着你的水車，供銷社等着你的錢。你可留心，千萬別掉了。

凌秀蘭 得啦！得啦！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剛學會走路。

乔明剛 (笑)也和小孩差不多。

凌秀蘭 嗔意地瞅乔明剛。

乔明剛 (笑)好，好，那就快走吧！

凌秀蘭 放心吧！過不了三更天就趕回來。(出去，隨即又推門進來，跑至乔明剛身邊)我忘了告訴你，(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這是我大哥給你來的信……

乔明剛 (欣喜)啊呀！老战友、老上級，到底有信來啦，我自從轉業回來，就很少見到他的信。

凌秀蘭 回信的時候別忘了告訴我。(向于正本調皮地)正本哥，不用急，我這就飛快到縣裏去。(下。)

于正本 (誇讚地)真是金瓜配銀瓜，小兩口子頂呱呱！

乔明剛沒有听清于正本的話，正專心地拆信看。

于正本 明剛，不早了，咱快到打井的工地上去看看吧。

乔明剛 稍等等，我把這封信看了。

于正本 走！到工地上去看吧。也好念給我听听，好長時間沒听見志强的消息了。

乔明剛 好。看看前方老战友、老上級的信，幹起工作來也有勁。(与于正本下。)

乔大娘 (內声)明剛,你又到哪去? 腦袋疼,还不在家歇歇!

乔明剛 (內声)不碍事,我到工地上去看看打井的,就回來。

片刻,乔大娘上。

乔大娘 (犯愁地自語)唉! 這孩子在軍隊蹲這幾年,把性子變成甚麼樣啦。自打留下办社,這些天半宿半宿不回家,天一亮就披衣服走了,折騰得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唉! 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拿起早先摺好的衣服,欲進裏間。)

乔老田悄悄地進來。

乔老田 (环顧周圍)明剛上哪去了?

乔大娘 到工地看打井的去啦。

乔老田 (放心地向外間)春輝,進來吧。

李春輝上。

李春輝 大嬸,你忙啦!

乔大娘 春輝,快來坐坐吧,好長時間不見你了。

李春輝 這陣子天旱,我去幫人家打了幾天短工。

乔老田 (遞煙袋給李春輝) 吧嗒袋烟吧!(向乔大娘) 你把那存款条子拿出來。

乔大娘 你要買甚麼?

乔老田 我有用,快去拿來!

乔大娘拿起衣服,進入裏間。

乔老田 這陣子天旱,糧食一定漲錢。咱買下點花生仁,不論自己打油也好,收起來放着也好,都得賺錢,都比眼睜睜瞅着莊稼旱死強。春輝,這次你听我的話,跟我走,保險挺掙錢。